

塞種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塞種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塞種史研究 / 余太山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492 - 5

I. ①塞… II. ①余…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歷史—
研究—中亞 IV. ①K30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45822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塞種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 河 市 尚 藝 印 裝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8492 - 5

2012年1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1 7/8

定價: 32.00圓

目錄

再版緒說 ...001

緒說 ...012

一 塞種 ... 015

二 大夏 ... 046

三 大月氏 ... 087

四 大宛 ... 113

五 康居 ... 149

六 奄蔡 ... 180

七 烏孫 ... 198

八 罽賓 ... 217

九 烏弋山離 ... 251

附卷

一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說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 ... 271

二 關於鄯善國王治的位置 ... 295

三 魚國淵源臆說 ... 314

徵引文獻 ... 328

索引 ... 351

後記 ... 363

再版後記 ... 365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 366

再版緒說

——“塞種”釋名

一

希羅多德《歷史》記載，阿喀美尼王朝居魯士二世（Cyrus II，前 558—前 529 年）視 Sacae 為阻礙他的民族之一，擬親討之。（I，153）但全書並沒有關於居魯士二世征討 Sacae 的記載，卻記載了居魯士二世在征服巴比倫之後對 Massagetae 的征討（I，201-214）。既然《歷史》一書中列舉的被居魯士二世視為障礙的民族中並不包括 Massagetae 人，而“Massagetae”一名又可以釋為“大 Sacae 部落”，居魯士二世打算親征的 Sacae 人應該便是 Massagetae。

據希羅多德記載，Massagetae 居住在 Caspia 海以東、“一片一望無際的平原”上（I，204）。Caspia 海即今裏海，因此，Massagetae 居地應在裏海和鹹海以北的大平原，即錫爾河北岸。

Massagetae 佔有錫爾河北岸是公元前七世紀末歐亞草原上一次民族大遷徙的結果。希羅多德利用不同來源的資料記述了這次遷徙。他在一處說：斯基泰人為 Massagetae 人所逐，“越過了 Araxes

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亞人（Cimmerians）的國土中去”。（IV，11）在另一處說：斯基泰人爲 Issedones 人所逐，因而衝擊奇姆美利亞人。（IV，13）實際上，很可能是 Issedones 人戰勝了 Massagetae 人，後者又戰勝了斯基泰人，迫使斯基泰人侵入了奇姆美利亞人的居地。斯基泰人所受壓力直接來自 Massagetae 人，間接來自 Issedones 人。最後，斯基泰人遠赴黑海之濱，Massagetae 人遂據有錫爾河以北。後者在遷往錫爾河北岸之前，應居住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蓋據希羅多德，Massagetae 人“住在東邊日出的地方，住在 Araxes 河（錫爾河）對岸與 Issedones 人相對的地方”。（I，201）Massagetae 人居地既在錫爾河以北，與之相對的 Issedones 人居地應該在伊犁河、楚河流域。Issedones 人將 Massagetae 人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後者乃遷往錫爾河以北。

要之，“Sacae”一名最早被波斯人用來指稱先後遊牧於伊犁河、楚河流域和錫爾河北岸的 Massagetae 人。

二

據希羅多德，“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基泰人都稱爲 Sacae 的”。（VII，64）既然“Sacae”一名最初是 Massagetae 的專稱，希羅多德這句話應該理解爲：波斯人後來將 Sacae 這一專稱用來泛指所有斯基泰人。其原因似乎可以在《歷史》一書中找到：蓋據希羅多

德, “Massagetae 穿著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 又有著同樣的生活方式”。(I, 215) 而且確實 “有一些人說他們是斯基泰人的一個民族”。(I, 201) 這裏所謂 “同樣的生活方式”, 乃指遊牧。

據阿喀美尼朝銘文可以確知, 至遲在大流士一世時代, Sakā (即 Sacae) 已非某一部落的專稱。

大流士一世的 Naqš-e Rostam 銘文 a 就提到了三種 Sakā: Sakā haumavargā (崇拜 hauma 的 Sakā 族)、Sakā tigraxaudā (戴尖帽的 Sakā 族) 和海對面的 Sakā 族。前兩種 Sakā 接踵列於 “乾陀羅、印度” 之後, 不妨認為這兩者其實同處一地, 甚至祇是一種, 僅因習俗不同而被視作兩種。但這兩種 Sakā 和列於伊奧尼亞人之後的 “海對面的 Sakā 族” 顯然有別。

我們發現 Sakā haumavargā (崇拜 hauma 的 Sakā 族)、Sakā tigraxaudā (戴尖帽的 Sakā 族) 除了出現在 Naqš-e Rostam 銘文中, 還出現在大流士一世的波斯波利斯銘文 e 和蘇薩 (Sūsā) 銘文 e 中, 在波斯波利斯銘文中, 被列於 “印度、乾陀羅” 之後, 在蘇薩銘文 e 中被列於 “乾陀羅、印度” 之後。但是, 在波斯波利斯銘文 e 和蘇薩銘文 e 中, 沒有發現 “海對面的 Sakā 族”。在波斯波利斯銘文 e 和蘇薩銘文 e 中, 列於伊奧尼亞人之後的分別是 “海對面的諸郡” 和 “海對面的人”。所謂 “海對面的諸郡” 和 “海對面的人” 無疑就是 Naqš-e Rostam 銘文所見 “海對面的 Sakā 族”。在這兩篇銘文中這些人不再被波斯人稱為 Sakā, 表明他們雖然有時也被稱為 Sakā 族, 畢竟有別於 Sakā haumavargā 和 Sakā tigraxaudā。

一般認為 “海對面的 Sakā 族” (“海對面的諸郡” 或 “海對面

的人”)其實是遭 Massagetae 人驅逐而西遷的斯基泰人之一支。換言之,在 Naqš-e Rostam 銘文中,列在伊奧尼亞人後面的“海對面的 Sakā 族”是廣義的 Sakā——斯基泰人。

要之, Sacae 或 Sakā 最初是 Massagetae 人的專稱,後來一度被用來泛指遊牧的斯基泰人。

三

據希羅多德記載,居魯士二世對 Massagetae 人的征討並不成功,不僅波斯全軍覆沒,居魯士二世本人也於是役陣亡(I, 204-214)。可見終居魯士二世之世,錫爾河以北的 Sacae 人居地並未歸附阿喀美尼王朝。繼居魯士二世即位的岡比斯二世(Cambysēs, 前 529—前 522 年)在位第四年就率軍遠征埃及,並畢命於該處,也沒有關於他曾經征討 Massagetae 人或 Sacae 人的記載。

但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第二欄卻載:大流士一世在巴比倫時,背叛他的有下列諸郡:“波斯、埃蘭、米地亞、亞述、埃及、帕提亞、Margu (馬爾吉亞那)、沙塔吉提亞、Sakā”。銘文中提到的 Sakā 人顯然在大流士一世即位之前是臣服阿喀美尼王朝的。而據同一篇銘文第五欄所載,可知這些叛離的 Sakā 很快遭到 大流士一世的猛烈的進攻。

同屬大流士一世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銘文 h 第 3—10 行稱:大流士領有的王國,“從索格底亞那對面的 Sakā 族,直到

Kūša (埃塞俄比亞)，從印度到薩爾底斯”。可知上述 Sakā 人居地位於“索格底亞那對面”，亦即錫爾河北岸，和居魯士二世所討 Massagetae 人所處位置相同。這就是說，大流士一世征討的 Sakā 人很可能不再是 Massagetae 人，兩者僅僅是地理位置相同而已。

要之，波斯人不僅將“Sacae”一名用來指稱遊牧的斯基泰人，還曾用來指稱錫爾河北岸和 Massagetae 人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其他遊牧部落。

四

既然並不存在 Massagetae 人臣服岡比斯二世的記載，我們就不妨推測：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中提到的 Sakā 是 Issedones 人。也就是說：在大流士一世即位之前、居魯士二世去世之後的某時，Issedones 人自伊犁河、楚河流域繼續西進，佔有錫爾河北岸 Massagetae 人的居地。也許爲了鞏固對 Massagetae 人的勝利，Issedones 人曾向阿喀美尼王朝表示臣服，直至岡比斯二世去世，纔乘亂揭起叛旗，從此被波斯人稱爲 Sakā。

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將 Scythians 大別爲“亞洲 Scythians”和“歐洲 Scythians”兩類。前者又再分爲 Abian 斯基泰、Massagetae 和 Sacae 三種。

這裏，阿里安將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作了明確區分：亞歷山大遭遇的 Sacae 人居地無疑在錫爾河以北，而 Massagetae 人

多在錫爾河以南、索格底亞那地區。這說明“Sacae”一名不再用來指稱 Massagetae 人，而是用來指稱錫爾河北岸的某個遊牧部落。

亞歷山大遭遇的 Sacae 人和大流士一世遭遇者是同一部落。既然這個部落不可能是 Massagetae 人，最可能就是將 Massagetae 人逐出錫爾河北岸 Issedones。亞歷山大遭遇的 Massagetae 應該是被 Issedones 人逐出錫爾河北岸的 Massagetae 餘部。

阿里安將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都歸入斯基泰人，說明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兩者有著“同樣的生活方式”。這似乎可以旁證以上關於波斯人曾先後以“Sacae”指稱 Massagetae 人和 Issedones 人的推測。

要之，波斯人可能將“Sacae”一名用來指稱自伊犁河、楚河流域遷入錫爾河北岸的 Issedones 人。

五

斯特拉波《地理志》於 Sacae 有如下記載：“大部份斯基泰人是所謂 Dāae 人，據有 Caspiai 海沿岸，其東則有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其餘雖各有名號，但皆被稱為斯基泰人，多以遊牧為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他們來自 Iaxartes 河（錫爾河）彼岸，與 Sacae、索格底亞那相毗連、曾被 Sacae 人佔領的地方。”(XI,8) 據此，在 Strabo 描述的時代，據有錫爾河北岸的全部是斯基泰人。

其中包括 Massagetae 人、Sacae 人，以及 Asii 等四部。

在接下來的敘述中，Strabo 十分明確地說，是 Sacae “佔領了 Bactriana”。(XI, 8-4) “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者應屬於與 Däae、Massagetae 並稱為斯基泰的 Sacae 人。我們不妨稱 Asii 等為 Sacae 四部。但是，祇要結合同卷的其他記載，就不難發現上引記述存在許多含糊不清之處，需要澄清。

首先，Strabo 描述居魯士二世對 Massagetae 的戰事時在說“居魯士發動了針對 Sacae 人的遠征”的同時，又說：“Massagetae 人在對居魯士的戰爭中表明了他們的英勇”。(XI, 8-6) 可見在 Strabo 那裏，Massagetae 和 Sacae 是同義詞，可以對換。但是，在上引記述中，Strabo 卻並舉 Massagetae 人和 Sacae 人，似乎視為兩種。

其次，據上引記述，Massagetae 人無疑和 Sacae 人同在錫爾河北岸，但他接下去又引 Eratosthenes 稱：“Massagetae 位於巴克特里亞附近，沿 Oxus 河而西”。(XI, 8-8) 令人無所適從。

第三，Strabo 所舉錫爾河北岸的 Sacae 如果有別於 Massagetae 人，祇能是亞歷山大乃至大流士一世所遭遇的 Sacae，亦即希羅多德所載 Issedones 人。而所舉 Asii 諸部應即 Issedones 部落聯盟：不僅 Asii 可以視作 Isse[dones] 的確切對譯，而且 Asii 諸部乃自錫爾河北岸入侵巴克特里亞的。Strabo 卻祇是籠統地將 Asii 諸部稱為斯基泰人，將它們和 Sacae 區別開來。

十分明顯，Strabo 將不同時代、不同來源的信息堆砌到了一起。儘管如此，上引記述仍不失為有關 Sacae 的重要資料。

一則, Strabo 明確記述了 Asii 等四部入侵 Bactria 之前的位置: “來自 Iaxartes 河(錫爾河)彼岸, 該處與 Sacae、索格底亞那相毗連、被 Sacae 人佔領的地方”。既然 Strabo 是將居魯士二世征討的 Massagetae 稱為 Sacae 的, 這裏 “Sacae” 可以理解為 Massagetae。也就是說 Asii 等四部來自錫爾河北岸曾被 Massagetae 佔領的地方, 該處東連伊犁河、楚河流域, 南接索格底亞那。伊犁河、楚河流域則是 Massagetae 可以追溯的最早的故地。這正可以印證以上關於 Issedones 將 Massagetae 人先後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和錫爾河北岸, 並依據錫爾河北岸與大流士一世和亞歷山大對抗的推論。

二則, Strabo 明確記述了與大流士一世和亞歷山大對抗的 Sacae (Issedones) 的組成。

已知 “Sacae” 一名最初專指 Massagetae, 但 Massagetae 意為 “大 Sacae 部落”, 似乎是一個以 Sacae 人為核心的遊牧部落聯盟。這類聯盟往往有一個血緣維繫的部落為宗主。這個部落究竟是什麼, 其名稱是不是 Sacae, 均不得而知。部落聯盟的名稱和其核心部落的名稱未必一致。

在大流士一世諸銘文中列於 “印度、乾陀羅” 或 “乾陀羅、印度” 之後的 Sakā haumavargā 和 Sakā tigraxaudā 的地理位置相同, 應該就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所記遭大流士一世進攻的 Sakā。面對大流士一世的進攻時, 他們是一個整體。因而在貝希斯登銘文中, 他們僅被稱為 Sakā。

遭大流士一世進攻的 Sakā 因習俗不同被區別為兩種。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分屬不同的部落, 而不僅因為習俗不同。當然, 習

俗是可以傳播或相互影響的，不同的部落可以有相同或相似的習俗，尤其處於同一聯盟中的部落。也就是說，遭大流士一世進攻的 Sakā 聯盟可能有兩個以上的部落。但是，我們也不得其詳而知。

通過 Strabo 上引記述，我們纔知道組成 Issedones 諸部的名稱。其中，Asii 顯然是宗主，Tochari 和 Gasiani 是 Asii 的親緣部落，Sacarauli 顯然是留在伊犁河、楚河流域或錫爾河北岸的 Massagetae 餘部。

因此，我們無妨肯定 Massagetae 的核心部落是 Sacarauli。Massagetae 之所以被稱為 Massagetae 或 Sacae，原因正在於此。

換言之，Massagetae 是一個以 Sacarauli 為核心的部落聯盟，原居伊犁河、楚河流域，波斯人稱之為 Sakā。公元前七世紀末，Massagetae 被來自東方的 Issedones 人驅逐至錫爾河北岸。但尚有餘眾留在原地，臣服 Issedones，亦即後來成為四部之一的 Sacarauli。至遲在大流士一世即位前夕，Massagetae 又被西向擴張的 Issedones 逐出錫爾河北岸，一部份南渡錫爾河進入索格底亞那。大流士一世和亞歷山大遭遇的 Sacae 人正是佔領錫爾河北岸的 Issedones。

和 Massagetae 被稱為 Sacae 的原因不同，Issedones 被稱為 Sacae，主要是因為他們先後佔領了 Massagetae 的居地（伊犁河、楚河流域和錫爾河北岸），且和 Massagetae 同為遊牧部落，生活和生產方式相同的緣故。

要之，Strabo 稱 Asii, Pasiani, Tochari 和 Sacarauli 四部為 Sacae，但“Sacae”一名原來是 Sacarauli 的專稱。

六

中國史籍的“塞種”一名，無疑就是西方史籍所見 *Sakā* 或 *Sacae* 之對譯。《漢書·西域傳下》載烏孫國“本塞地也”，既然烏孫之居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所謂“塞地”亦應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傳文所謂“大月氏西破走塞王”乃指公元前 177/ 前 176 年大月氏被匈奴所逐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一事，“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則發生在公元前 130 年左右。

大月氏“破走”之塞王，顯然不是 *Massagetae*，而是 *Issedones*，亦即 *Asii* 等部。*Issedones* 之所以被稱為“塞王”，主要是因為伊犁河、楚河流域本是 *Massagetae* 所居，該處因而得名“塞地”。*Issedones* 逐走 *Massagetae*，稱王“塞地”，自然被目為“塞王”。“塞地”與 *Strabo* 所謂“曾被 *Sacae* 人佔領的地方”同義。

結合 *Strabo* 的記載，可知 *Issedones* 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後，除一部份“南越縣度”外，大部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復自該處南下，侵入巴克特里亞。

公元前七世紀末 *Massagetae* 大部西遷時，必有餘眾留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同理，後來佔領伊犁河、楚河領域的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漢書·西域傳下》）塞種應即 *Issedones* 之餘部，其一為 *Sacarauli*，原係 *Massagetae* 的餘眾。

大月氏為烏孫所逐西遷，塞地遂為烏孫所有。烏孫“民有塞種”，“塞種”則指 *Issedones*，亦即 *Asii* 等四部。

逐走 *Massagetae* 佔有伊犁河、楚河流域的 *Issedones* 被稱為

Sacae。同理，波斯人也完全可能將逐走 Massagetae、佔領錫爾河北岸的 Issedones 稱為 Sakā。中國人知有“塞種”必定得自波斯人處。

至於《逸周書·王會篇》所見“莎車”，得視為 Sacae 或 Sacarauli 之對譯，應該是 Sacarauli 自“塞地”即伊犁河、楚河流域東遷之一支。

要之，“塞種”是 Sacae 或 Sakā 之對譯，但不是指 Massagetae，而是指 Issedones。

緒說

本卷旨在探討貴霜王朝興起以前的中亞史，重點在塞種的活動。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應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所見 Sakā 人，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當時的希臘詩人 Aristeas 在記述其中亞旅行見聞的長詩《獨目人》中稱之為 Issedones。Isse[dones] 應即 Asii 之異譯；這似乎表明 Asii 等部已組成一個聯盟，而以 Asii 為宗主。

遲至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伊犁河、楚河流域的 Asii 等部西向擴張至錫爾河，逐去原居該河右岸的 Massagetae 人。此後，他們被波斯人稱為 Sakā。

約公元前 177/ 前 176 年，由於大月氏人西遷，塞種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一部份南下，散處帕米爾各地，後亦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